

独白话语中的补救研究*

刘运同

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提要 本文以独白话语为语料,研究自我补救形式与功能上的特点。我们发现,大多数的自我补救发生在小句的开头位置,以急促的停顿来引发。论文还归纳了自我补救的四种基本类型。

关键词 自我补救、会话分析

一 引言

人们的言语交际并不总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充满了停顿、词不达意和不完整的表达等。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够较顺利地完成任务。这是因为在交际时人们总是很留意自己的表达,一旦发现不妥之处,通常会采取一定的方法进行补救。必须指出的是,发话人进行补救的对象并不一定属于通常所说的错误,例 1 说成“但是也有很多乐趣”并不为错。有的时候,发话人还可能把一个在旁人看来没有错误的语句修改得反而有了问题;相反,一些有明显错误的表达并没有得到纠正;有时发话人甚至没有注意到发生了错误。

- (1) 啊我感觉到虽然呢班主任的工作很琐碎的,但是 [也有很多]# {其中也有很多} 乐趣。(3/2)

这种现象虽然很普遍,但在过去研究者对它们并不很重视。一来传统的语言研究依赖文学作品来收集语例,对口语材料不重视。二来由于一些语言学理论专注于对语言结构的研究,把这些现象划归于语言学研究的“外围”。例如乔姆斯基关于“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的区分,把上述现象看作是语言行为的内容。但是有三个领域对这种现象比较有兴趣。心理语言学研究补救现象主要是希望通过观察人们言语生成的结果,找出人们生成语言的规律。他们把补救现象看作交际者公开地监控、编辑自己的言语的一个过程,对不同的监控方式进行了分类,并联系语言的结构来解释不同的编辑方式。他们并且提出了一些规则来解决人们如何来理解进行过编辑的言语表达(桂诗春 2000)。计算语言学出于更加实际的目的来研究交际中的补救现象,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找出人们理解包含补救的言语的方法,以利于自然语言的处理。

对补救现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研究的学派是会话分析学派。会话分析学派对补救现象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他们通常从会话的结构角度来研究会话中的补救现象。因为会话是由至少两个人参与的活动,会话中的补救就跟发话人和听话人都有关系。当会话中出现了需要补救的对象时,可以由发出这一对象的发话人自己来补救,也可以由听话人来补救。某一补救

* 感谢钱晓红女士为本研究提供分析所用的录像资料,同时感谢匿名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

行为既可以由听话人来要求或引发,也可以由发话人自己来引发。根据会话的话轮转换规则,不同的补救引发行为和补救行为发生在不同的位置。例如,听话人引发补救主要发生在包含补救的话轮之后的第一个话轮。发话人自己引发补救就出现在包含补救对象的这一话轮内,或者这一话轮完成后的转换空间 (Transition Space) 内。发话人所进行的补救可以出现在上述的引发位置,也可以出现在听话人要求补救之后的话轮中。听话人完成的补救可以出现在发话人包含补救对象的话轮之后的第一个话轮。并且会话分析的研究表明,在补救行为中存在着合意选择,即补救行为倾向于自我引发,倾向于自我补救。也就是本文所研究的由发话人自己引发、自己完成的补救。会话分析学者常用“同一话轮的补救”(Same-turn Repair)这一术语来称说,但对于从心理语言学或者计算语言学来研究的学者来说,由于他们利用的材料往往是个人的独白,“自我补救”(Self Repair)的叫法也许更合适一些。

下面简单介绍会话分析对同一话轮的补救的研究。Jefferson (1974) 是研究这一现象的重要文章,作者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纠正错误的格式: Word1+Hesitation+Word2, 即当错误发生时,常用的方式是用一个成分替换另一个成分。Schegloff et al. (1977) 同样给出了同一话轮补救的一般结构模式,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成分是由非词汇单位如急促的停顿、填充词 uh/mh 或者停顿构成的引发补救的单位;第二个成分是进行补救的单位。二者的顺序也是固定的,前者在先,后者紧随其后。Schegloff (1979) 更是对同一话轮补救的形式和功能的特点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例如, Schegloff 发现,不同的引发补救的成分出现在不同的位置,急促的停顿通常出现在需要补救的成分之后,而 uh/m 和普通的停顿出现在需要补救的成分之前。补救引发通常发生在话轮的开头位置,或者话轮即将结束的位置。补救的结果是改变了话轮的构成,交际者根据不同的问题,可以采用重复、插入、替代、放弃等方式来修改已经发出的话语。此外,还有的研究者注意到韵律成分在补救中的作用。较新的研究包括补救现象与语法结构的关系,如 Fox et al. (1996), 张惟 (1998), 陆镜光、张惟 (2001) 等的研究。

二 本文的研究方法

对交际中补救现象的研究主要是以西方语言为对象的,对汉语中补救现象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而做的一项初步研究。本文依据的语料是独白,而非对话。语料来自于某一学校学生毕业前所录制的个人求职陈述的录像。录像转写成文字材料,然后收集所有出现了补救的例子。一共有 150 例。例子后面的编号表示例子的出处以便于查找,例如 3/2 表示第 3 个发话人的第 2 个补救例证。一个例子中出现了多次补救,则分别计算。但为了节省篇幅,引用时则把全部的补救行为标出,编号为多个,例如 35/2-3,表示这个例子中包括两个补救行为。

根据学者的研究,补救一般包含三种成分:需要补救的成分,即发话人自己觉得出现了问题的成分;引发补救的成分,即用来标示发生了问题,提示即将进行补救的成分;最后是进行补救的成分。为了更清楚地表示补救现象中的不同成分,在本文中,需要补救的成分放在方括号里,补救的成分放在大括号里,并用“#”来表示补救引发大致开始的位置。其他的转写符号的意义见文后。

三 补救形式上的特点

虽然补救在总体上是用一个成分替代另一个不适当的成分,这一行为的发生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迹可循的,有规律的。这表现在发话人并不是简单地用 B 成分代替 A 成分,而是尽可能利用各种方式来帮助听话人来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在发话人觉察到自己的话语有些不妥当时,他会采用补救引发的成分来提示听话人,发话人的一部分话语需要补救,紧随其后的话语是对前面话语或者某一部分的修正。这些引发补救的成分不是可有可无的,它起到引导听话人正确理解发话人话语的作用。即使是发话人没有对自己需要补救的话语进行补

救, 引发补救成分的存在仍然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用的信息。在例 2 中, 发话人在说出“勿以为”之后发觉多说了这个词“为”, 便突然停顿下来, 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补救, 而是接着说下去, 仿佛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一样。虽然“以”实际的意义就是“以为”, 但发话人的急顿恰恰说明发话人自己发觉自己的话语出现了问题。但也许发话人急于继续自己的话语, 根本没有采取一定的方法来补救, 因此无法清楚地表明发话人意欲删除“为”的打算。

(2) 懂得了什么是“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 [以为] # 恶小而为之”。(36/1)

在现代汉语里, 能够充当补救引发成分的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急促的停顿。第二类是较长的暂停或者填充词语“嗯、啊、哦”等; 第三类是语音的延长。在我们收集到的 150 例子中, 需要补救的成分和补救成分之间利用第二类与第三类成分来引发补救占的比例不大, 只有 35 例 (23%)。其他的例子则都采用急顿的方法。本文的“#”在没有其他引发成分的情况下还表示急促的停顿。因此可以说, 发话人自我补救主要用急顿的方法来引发补救。所以说, 发话人话语中的短暂的停顿并不是无意义的。用于引发补救的第二类成分和第三类成分 (主要是第二类) 还可能出现在需要补救的成分之前, 在我们的语例中, 出现在需要补救的成分之前的比例与出现在需要补救的成分之后的比例差不多 (42 例, 占总数的 27%)。Schegloff (1979) 的研究认为, 在英语中, uh/m 或者暂停一般出现在需要补救的成分之前, 急顿一般出现在需要补救的成分之后。至少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 填充词语和暂停也可以以差不多同样的比例出现在需要补救的成分之后。

补救发生的位置也呈现有规律的分布, 大部分的补救发生在小句的开头位置。这里的开头并不仅仅指小句开端的第一个词语, 而是包括小句开头三个词语范围内的任何位置。虽然对于一些短句子来说, 这样的规定有些任意性, 但考虑到在连贯的话语中, 小句的开头往往使用一些连接词语, 这样的规定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对句尾的规定与此相同。发生在小句中间和结尾位置的补救相当 (见下表)。这种倾向在重复和放弃两种方式中更加突出。

	头	中间	尾
重复	35	9	13
替换	11	7	5
增减	16	2	4
放弃	38	7	3
总和	100	25	25
百分比	66%	17%	17%

补救多大出现在小句的开头位置, 这一结论与过去研究中认为句子开头往往出现虚假的开端 (false start) 是一致的。但是所谓虚假的开端实际上是针对被修补的部分而言的, 补救就其狭义来说指的是完成补救的部分。二者可以说呈现一种共生的关系 (当然前面已经提出, 有时有些需要补救的成分实际上并没有进行补救, 或者正确的开端却得到了补救)。另外, 虚假的开端是相比较而言的, 它隐含有一个正确的开端这样的理念。但对于补救现象而言, 有时候是很难区分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虚假的开端, 比如说对于放弃。在使用重复进行补救的时候, 所谓虚假的开端和正确的开端的区分是很勉强的, 因为发话人只是重复了一些成分, 然后继续开始的语句。因此研究者选择使用更加确切的术语如重复 (repeat)、回溯补救 (retrace-and-repair) 等等来区分出现在句子开端的各类不流利现象。

引发补救的位置及类型与特定语言的语法结构有密切的关系。现代汉语的语法特点是, 一个小句的开头往往是句子的主语部分, 有时候主语前面可以出现全句的修饰语。因此当发话人在开始一个小句时, 可能一时还没有计划好选择什么作为小句的主语, 或者已经决定好

用什么来开头，却没有计划好怎么来陈述，因此在小句的开头位置大量出现了重复、放弃、增减和替换。并且，语法成分的排列是线性的，一个语法成分一旦错过了它应出现的位置，只能采取插入的方法来弥补。例如，小句开头位置的修饰语，往往是修饰、限制全句内容的，但作为一个表述单位，它可能没有小句的主语突出，但在现代汉语中它们的位置却是出现在主语之前，一旦发话人先说出小句的主语而又觉得修饰语不可或缺，便只能停下来插入。还需要指出的是，小句在整个连贯话语中的位置不同，所谓小句开头位置在本质上也是不同的。出现在话语串开头的小句补救是针对话语串的共同话题的，发生在话语串内部的小句开头位置的补救实际上是针对小句的陈述部分，二者的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话语串内部话语之间的关系的不同，对引发补救的方式也有影响。在与前面小句关系比较复杂的小句开头，更常出现不同类型的补救。有的时候，发话人很顺利地选择了关联词语，却发现想表达的意思与所选择的关联词语并不相配，只能放弃小句开头的关联词语，使得小句开头的关联词语只能起到填充词语的作用。

其他位置的补救引发往往发生在两个语法单位的结合处，如主语与谓语之间（即主语之后谓语之前），位于动词与宾语之间（或介词与宾语之间），修饰语与谓语成分之间，修饰语与作主语或宾语的成分之间。按照汉语小句基本成分的排列次序，当基本的成分已具备，小句可以独立时，发话人再欲引发补救和进行补救，也只能在小句的后续位置，形成通常所说的追加，在意义上有可能是对前面小句或某一成分的解释和补充。在我们的语料里，这样的方法只发现一例。实际上，这一用例不是学生使用的，而是出自于他们的班主任的讲话。在说出“大家都很好”之后，发话人也许觉得“好”太一般化，含义不够明确，需要进一步澄清，但是前面的句子已经完成，无法进行修改，只能在“好”之后，加上另外的小句来补救。这说明了发话人为什么必须在小句结束之前引发和完成补救，因为一旦小句结束，将开始另一个小句，至少常见的几种补救方式将无法实施。

- (3) 嗯…啊跟同学们接触了两个月以后我觉得大家…嗯都很好（笑）都是很不错的，啊都很配合我的工作。(3/1)

无论发话人在小句的任何位置引发和完成补救，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总是发生在词语与词语之间。我们的材料表明，虽然多数的补救发生在词语与词语之间，但是无论何种形式的补救，都可能打破词语的界限，发生在一个音节甚至音素之后。例(4)的增减出现在“实践”的第一个音节之后。实际上发话人刚刚开始发这个音，就迅速地丢弃，以至于我们听起来这个音没有发完整。虽然按照语音学原理，“shi”的声母不可能单独存在，我们还是用“sh”来表示不完整的、一开始就放弃的音素。

- (4) 此外我不仅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环境管理部门的 [sh] * {参观实} 践，还利用假期参加社会实践，担任过商店促销员、市场调研员等商业角色，并从这些社会实践中，嗯 [积] * {积} 累了社会阅历，[增加了] * 啊 {提高了} 实践能力。(6/2-3-4)

四 补救的类型

无论发话人在何种位置引发与完成补救，都会对发话人的话语造成影响，改变发话人话语的结构和趋向。发话人采用不同的补救手段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方式。Fox & Jaspersen (1995) 区分了7类不同的补救类型，既注意了补救方式的不同，还考虑到参与补救的成分的大小。本文采用同样的原则，大致区分了4类不同的补救方式，它们是重复、替换、增减、放弃。在每一个大类里，还可以根据参与补救的言语单位的性质再作进一步的区分。

4.1 重复,是采用重新说出已经发出的一部分话语的方式来进行补救的方式。发话人可以只简单地重复一个音节;或者重复一个词语;或者重复一个词语串(包括词语加上不完整音节)。虽然大部分重复发生在小句的开头,有可能是由于计划和选择小句的开头或者下面的成分而造成的,但也有一些重复是为了在小句结束之前来改正或者更清楚地说出。并且有时候发话人不仅重复需要补救的一两个词语,而是从句子的开头重复说起(见下文的说明)。

- (5) 嗯另外哦 [我]# {我} 的英语能力很强。(8/1)
- (6) 将自个儿学到的 [知识]# {技能}, 与 [自我创新]# 啊 {自我创新} 不断融合贯通, 啊这样才能适应 [这] 嗯 {这} 么一个多元化的社会。(9/2-3-4)
- (7) [今年已是毕业班的学]# {今年已是毕业班的学} 生。(12/1)

4.2 替换,指发话人用类似的词语或结构来代替需要补救的成分。替换的成分可以是一个词语(不一定完整的发出,但可以推测出),也能可能是一组词。如果被提换掉的是一个词语,替换词语与被替换词语在词性上相同或接近,意义上也有一定的联系。如果用一个词组去替换另一个词组(同样不一定完整地说出),它们的结构不一定相同,意义上却要保持一致,还有可能出现很多相同的组成成分。也就是说,用一个词语替换另一个词语时,往往是发话人觉得那个词语不正确或不合适;用一个词组替换另一个词组时,则很可能是发话人想换一种更恰当的表达方法。由于替换大都出现在小句的局部位置,不大会改变小句的预定轨迹。

- (8) 三年的 [初]# 嗯 {中} 专生活,使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初中生成长为现在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5/1)
- (9) 在这三年里,它… [不仅仅教给]# {教给我的不仅仅是} …啊丰富的知识,它还教给我…啊生活的道理,给我自我锻炼的机会。(7/2)

4.3 增减,指发话人通过插入或者省略一部分话语的方式来改变已经说出的话语。除了我们上文讨论的在小句完成之后进行补说的一个例子(例3)之外,增减必须在小句结束之间完成。增加是由于发话人在小句进行过程中发觉已经发出的话语不够清晰或者准确,需要进一步的明确,而这些成分出现的位置已经错过,因此只能停顿下来,添加一定的成分再继续原先的话语。在这一方式中,小句各个成分之间的相对位置起着关键的作用。常见的插入成分有全句的修饰语,谓语动词前的修饰语如时间、方式等等,做主语或者宾语的体词性成分的修饰语。有的则通过添加关联词语(例10)和上一层次的小句改变整个话语的情态。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少提及减去某一成分的补救,研究这往往使用“插入”或“增加”来描述这一方式。虽然我们的语料中也只用一个减少的例子(例11),我们认为还是很值得注意。对例2的分析表明,发话人无法只是用急促的停顿来减去前面的一个成分。发话人只能通过补救成分与需要补救成分的并置,来向听话人表明他到底想要删去那些成分。

- (10) 啊… [工]# … {如果说工} 作是一种需要,那它成为我挑战自我的开端。(9/1)
- (11) [我也希望]# {我希望} 在今后的生活中,各方面都能不断地提高自己,以争取更大的进步。(25/2)

4.4 放弃,指发话人在话语进行过程中,抛开已经说出的话语,重新构造新的小句。发话人在说出一部分话语后,发觉无法按照开始部分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只好重新选择新的起点或者改换新的后续成分,来生成或延续自己的话语。对于放弃的例子,我们只标明被放弃的成分及引发补救的大致位置,而不再标明补救的部分,因为整个后续的话语是重新构造的,与被放弃的成分之间一般不再有什么联系。在小句的开头部分,发话人匆忙地选择一个话头,

发觉不合适就立即放弃。在小句中间，发话人觉得难以为继，也会放弃已发话语改换新的结构。更为有趣的是，发话人已经完成了特定的语句，却无法找到合适的后续语句与之相衔接，只能草草加上一个意义上不相关的小句来结束，使得前面表述完整的语句似乎整个地被放弃，如例 13 最后的小句“我会去深造”。

(12) 我是一个十分实际的人，[生活 xinghui 性格加上]# ……嗯…当今…社会是残酷的，也是公平的，我相信我能适应这个社会。(46/5)

(13) 为了更好地呢完善自己，呢 [继续深造]# ，嗯我会去深造。(43/8)

虽然我们可以划分出四种不同形式的补救类型，必须指出的是，有时候一些类型会采用其他类型的方法，造成混合的形式出现。例如，不仅增减往往包含了重复特定的成分，甚至替换和放弃也存在重复的现象。例 14 中发话人想要替换“zhuang”，却重复这一音节前面的“只有一”三个音节。例 15 中，发话人在第二个小句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发现第二个小句放错了地方，马上停下来，重新开始。开始的位置不是这个小句的开头，却是第一个小句的开头。当然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学生背稿子的习惯造成的。不过，这种解释对发生在例 14 中的重复却是无效的。

不同的补救方式对发话人话语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并且对发话人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重复和替换对发话人话语的影响要小一些，而增减与放弃对发话人话语的影响要大一些，发话人付出的努力也要多一些。因此在进行补救时，在不违反发话人意图的条件下，发话人尽可能利用已经说出的话语，尽可能进行小范围的改变，而不是采用全部放弃重头再来的方法。在例 16 中，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发话人在“和”之后突然停下来，既没有后接一个与“高复班”相类似的词语，也没有通过重复来增加考虑的时间，而是用一个“的”来过渡，加上“学习”一词，巧妙地延续了下去。通常的替换须采用相同的语法成分，“的”是不能用来替换“和”的，这里只是利用了替换的形式，迅速地连接起后续的语言单位。“和”以比较隐蔽的方式被废弃。例 17 表面看起来象是重复“使我”，仔细地聆听录音，我们发现，发话人在发出“使我”之后，发觉这一结构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发话人并没有放弃已经发出的“它使”这一结构成分，重新构造新的句子，而只是改换了它的宾语，做了最少的改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4) 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只有— [zhuang] # { 只有一张 } 中专文凭是不够的。(35/4)

(15) 我爱科学，[琴棋书画可以说]# 嗯 我爱科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10/1)

(16) 我认为只凭中专文凭在外面是吃不开的，所以我参加了高复班 [和]# 的学习来充实自己。(39/1)

(17) 我的爱好是唱歌，[它]# 曾经在市区取得过很多的奖状。(19/1) 它 [使我]# 嗯使我的课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19/2)

五 结语

独白话语跟对话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它不像对话那样，总是面临着话轮转换关联位置到来时话轮权被他人夺去的压力，发话人拥有发出连贯话语的权利。因此独白话语是由一连串的小句构成的。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表明，发话人的自我补救行为仍大量地出现在小句的开头部分。并且，小句在话语串的位置对补救的发生与类型都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区分了 4 种不同的补救类型。我们的分类，不仅包括了增加一些言语成分的方法，还补充了通过并置来减去一些言语成分的补救行为。我们的研究显示，不仅补救发生的位置而且补救完成的方法都与特定语言的语法特点存在密切的关系，例如，一旦某些言语成分错过了本应出现的

位置，发话人只能通过插入的方式来完成补救。

本文的研究只是一项初步的研究，一方面所利用的语料有限，另一方面，所采用的语料具有自身的局限，学生的独白带有背稿子的痕迹，出现过多重复小句的开头来继续的方法，而小句完成后再补说的例子则几乎没有出现。虽然本文也偶尔提及发音的问题，但对补救中的韵律特征则没有系统地讨论。以往的研究表明，韵律特征是补救行为的一个重要手段。

自我补救是言语交际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无论是为了加深对言语交际的认识，更好的了解日常口语的特点，还是为了解决自然语言处理的实际问题，都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转写符号的意义：

- ， 表示小句的结束；
- 。 表示完整的小句或者小句串的结束；
- … 表示较短的停顿；
- …… 表示较长的停顿；
- 表示较短的声音延长；
- 表示较长的声音延长；
- zhen 表示可能的音节或音素；
- (……) 表示有部分音节或言语无法辨认；
- [] 需要补救的成分；
- # 表示补救引发大致开始的位置；
- { } 表示补救的成分；

参考文献

- 桂诗春. 2000. 《新编心理语言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陆镜光、张惟. 2001. 〈会话中的自我修改与句法结构的关系〉，戴昭铭、陆镜光合编《语言学问题集刊》，171-185.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 Biber, Douglas, et al. 2000.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Fox, B., and R. Jasperson. 1995. A syntactic exploration of repair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In P. Davis (ed.) *Alternative Linguistics: Descriptive and Theoretical Modes*, 77-134.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Fox, Barbara A., Makoto Hayashi, and Robert Jasperson. 1996. Resources and repair: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syntax and repair. In Elinor Ochs, Emanuel A. Schegloff, and Sandra A. Thompson (eds.)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185-2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fferson, G. 1974. Error correction as an interactional resource. *Language in Society* 2: 181-199.
- Sacks, H., E. Schegloff. and G. Jefferson.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696-735.
- Schegloff, E. 1979. The relevance of repair to syntax-for-conversation. In T. Givón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12: Discourse and Syntax*, 261-28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chegloff, Emanuel A., Gail Jefferson, and Harvey Sacks. 1977. The preference for self-correc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repair in conversation. *Language* 53 (3). 361-384.
- Zhang, Wei. 1998. Repair in Chinese conversation. Abstract of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vailable at <http://www.hku.hk/linguist/stu/zhangwei.html>.